

《凤阳花鼓》

主要角色

花鼓娘：旦

卖艺人：丑

丑公子：丑

情节

明朝，凤阳地方，连年荒旱，农事欠收；苛捐备至，民不聊生。有夫妻二人，身背花鼓，串走四乡，卖唱糊口。但买唱者却不时予丈夫以侮辱，加妻子以调戏。致丈夫愤而打骂妻子，妻子气而埋怨丈夫。嗣经气平，又复体谅，为求生计，继续奔波。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一集：李万春藏本整理

(花鼓娘上，做完身段，打鼓。卖艺人上。)

花鼓娘	(唱)	身背着花鼓，
卖艺人	(笑)	啊哈哈……
	(唱)	手儿提着锣，
花鼓娘	(唱)	夫妻恩爱秤不离砣。
		满脸容颜俏，
		咱也会唱歌，
		穿街过巷两足快如梭。
		两眼欢对笑，
		俐嘴唱秧歌，
		只为钱财呀没奈何！
		咱也会唱歌，
		风流浪子都来瞧着我，
		戏耍场中啊哪怕人儿多。
		我的汉子，你打锣来我把这鼓儿助呀！
		你打锣来我把鼓儿助。
		罗哩连唱一个，
		哩连子罗，
		咱也会唱歌。
		暖罗哩连唱一个，
		哩连子罗，
		夫妻会唱歌。
花鼓娘	(白)	汉子你打呀！
卖艺人	(白)	打不下去了。
花鼓娘	(白)	怎么打不下去了？
卖艺人	(白)	这几天没有上街作生意，没得钱吃饭，故而打不下去了。
花鼓娘	(白)	啊汉子，你看今日天气晴和，你我到大街上去作生意吧。
卖艺人	(白)	好啊！我们就走，待我锁上门。
花鼓娘	(白)	锁门做什么？
卖艺人	(白)	怕羊吃了我的被褥。
花鼓娘	(白)	哦，就是那堆稻草啊！
卖艺人	(白)	不要说出来，难为情啊！我们走！
花鼓娘	(念)	家住在凤阳，
卖艺人	(念)	两脚走慌忙；
花鼓娘	(念)	只为生意计，
卖艺人	(念)	哧咕隆咚仓！
花鼓娘	(白)	哎！

(念) 花鼓度时光。

卖艺人 (白) 对!

(念) 花鼓度时光。

花鼓娘 (白) 汉子你回来!

卖艺人 (白) 出门人不走回头路。

花鼓娘 (白) 你回来, 我有话对你说。

卖艺人 (白) 好! 我与你倒走回来。家里的, 什么事?

花鼓娘 (白) 你看前面, 好个晒衣裳架子!

卖艺人 (白) 哎! 那不是晒衣裳架子。

花鼓娘 (白) 是什么?

卖艺人 (白) 那是大户人家的牌坊。

花鼓娘 (白) 哦! 是 大户人家的牌坊? 你看底下还有两个哈巴狗, 在那里啃江米团呢!

卖艺人 (白) 哎! 那是“狮子滚绣球”。

花鼓娘 (白) 噢! 那是“狮子的舅舅”?

卖艺人 (白) 狮子要是有了舅舅, 老虎还有了外甥了呢, 那是“狮子滚绣球”。我们走啊!

花鼓娘 (念) 身背花鼓上长街,

卖艺人 (念) 引动四方君子来。

花鼓娘 (念) 唱的大家心欢喜,

卖艺人 (念) 斗大银钱赏下来。

(丑公子上。)

丑公子 (白) 今日闲暇无事, 大街走走。

(丑公子看花鼓娘用扇打鼓。)

丑公子 (白) 好响的皮鼓啊! 好响的皮鼓啊!

(卖艺人打丑公子头。)

卖艺人 (白) 好一个肉头啊! 好一个肉头啊!

丑公子 (白) 哇! 你是甚么东西? 在你大相公的头上, 叭的一下子啊!

卖艺人 (白) 你是甚么东西? 在我老婆的皮鼓上咚的一下啊?

丑公子 (白) 哎! 你大相公扇儿打鼓, 岂不是咚咚鼓响啊?

卖艺人 (白) 这个相公的扇子还有毛哦。

丑公子 (白) 这是扇坠之须, 何言毛乎噢?

卖艺人 (白) 相公, 我把你好有一比!

丑公子 (白) 比作何来?

卖艺人 (白) 孔夫子的包脚布。

丑公子 (白) 此话怎么讲?

卖艺人 (白) 倒有些文绉绉的。

丑公子 (白) 这是什么话? 过来, 待我看看。不中啊, 实在的不中啊!

卖艺人 (白) 今科不中, 下科再来呀!

丑公子 (白) 什么话?

卖艺人 (白) 相公, 你在那里说什么?

丑公子 (白) 我看这个打花鼓的, 谁看上面神头鬼——

卖艺人 (白) 脸。

丑公子 (白) 长的倒也不错。

卖艺人 (白) 本来不错。

丑公子 (白) 中间未系八幅罗——

卖艺人 (白) 裙。

丑公子 (白) 下面露出七手八——

卖艺人 (白) 脚。

丑公子 (白) 倒有些成人长——

卖艺人 (白) 大。

丑公子 (白) 一不可看, 二不可闻, 三到晚上打将开来, 倒有些臭也乎哉! 其臭而不可闻也, 与卫生有碍哟!

卖艺人 (白) 哎呀呵。惹他说了这么些话? 待我也看上一看。我也不中啊, 实在的不中啊!

丑公子 (白) 什么中不中的?

卖艺人 (白) 那个相公说了话啦。
 丑公子 (白) 说什么话？
 卖艺人 (白) 他说：看上面神头鬼——
 丑公子 (白) 脸。
 卖艺人 (白) 长的倒也不错。
 丑公子 (白) 本来不错！
 卖艺人 (白) 中间未系八幅罗——
 丑公子 (白) 裙。
 卖艺人 (白) 下面露出七手八——
 丑公子 (白) 脚。
 卖艺人 (白) 倒有些成人长——
 丑公子 (白) 大。
 卖艺人 (白) 一不可看，二不可闻，三到晚上打将开来，倒有些臭也乎哉！其臭而不可闻也，与卫生有碍哟！
 花鼓娘 (白) 这话是他说的呀？
 卖艺人 (白) 是他说的啊！
 花鼓娘 (白) 待我去问问他。
 丑公子 (白) 啊大相公，你不晓得，我们凤阳人修头不修脚。常言道：脚大踩得江山稳。
 卖艺人 (白) 脚小呢？
 花鼓娘 (白) 踩你妈妈的不太平！
 丑公子 (白) 定太平。
 卖艺人 (白) 哽！不错，定太平。我来问你：大街之上，男女混杂，你是她的什么人？她是你的什么人？
 丑公子 (白) 她是我的……
 (花鼓娘摇手。)
 花鼓娘 (白) 我们是朋友。
 卖艺人 (白) 对！我们是朋友。
 丑公子 (白) 什么？
 卖艺人 (白) 是朋友。
 丑公子 (白) 哇！哇！哇！再把你一个哇！
 (念) 大相公生来十八九，常在大街走；稀奇事儿见了千千万，没见过男女交朋友。
 (白) 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说，你相公二指大的贴儿，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四十大板，一面大枷。
 卖艺人 (白) 哎呀呵！好厉害！老婆，我要说哦，我要说哦！
 (花鼓娘摇手。)
 卖艺人 (白) 我要说哦！
 丑公子 (白) 相公，她是我的老婆。
 花鼓娘 (白) 哦！是你的老婆？
 卖艺人 (白) 什么？在家是你老婆，出外还是你老婆么？
 丑公子 (白) 不说我的老婆，难道是我的娘么？
 卖艺人 (白) 依大相公看来，不说你的老婆。
 丑公子 (白) 不说我的老婆，是哪个的？
 卖艺人 (白) 是你大相公我的老婆。
 丑公子 (白) 啊相公，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
 卖艺人 (白) 如今改了：朋友妻，大家欺！
 丑公子 (白) 这么说，相公老婆我来欺！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哽！什么话？我来问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丑公子 (白) 我们有招牌。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招牌在哪里？
 丑公子 (白) 在手里，相公看。
 (卖艺人打三锣、花鼓娘打三鼓。)

丑公子 (白) 哦! 是卖糖的?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不是的, 不是的。
(卖艺人打三锣、花鼓娘打三鼓。)

丑公子 (白) 你们是变把戏的?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哎!
(卖艺人打三锣、花鼓娘打三鼓。)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我们是打花鼓的。

丑公子 (白) 哦! 打花鼓的? 家里去打。

卖艺人 (白) 哎呀不好了!
老婆啊, 大相公说, 要枷起来打我呀?

花鼓娘 (白) 这个话是他说的么? 我去问问他去。
啊相公, 我们汉子没犯法, 怎么枷起来还要打他呀?

丑公子 (白) 这个话是哪个说的?

花鼓娘 (白) 我们汉子说, 是相公说的。

丑公子 (白) 啊! 他出来作生意, 两个耳朵一个也不带。哪个说枷起来打? 我说: 家里去打。
纵要枷起来打, 还要看在你的面上呢。

花鼓娘 (白) 汉子你听错了。相公说, 打花鼓上他家里去打, 没说枷起来打。

卖艺人 (白) 哦! 没说枷起来打?
相公枷在哪一门?

丑公子 (白) 把你枷在小东门。

花鼓娘 (白) 他不会说话。请问相公, 府上在哪里?

丑公子 (白) 你看, 他说话就好听, 你说话就讨厌!

卖艺人 (白) 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丑公子拉花鼓娘手。)

丑公子 (白) 我的府上啊,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 就在前面: 八字粉墙, 黑漆门楼, 两根大旗杆, 那就是我的府上。来, 亲一个嘴。

(卖艺人拿锣挡。)

卖艺人 (白) 中间还有一垛墙。

丑公子 (白) 哎, 真真讨厌! 走开!

卖艺人 (白) 我们跟相公去打。

丑公子 (白) 只要她去, 不要你去。

卖艺人 (白) 不要我去? 打不成! 有她就有我, 我们是秤不离砣, 砣不离秤。

丑公子 (白) 如此说来, 你就是去, 你离我远些!
(丑公子拉花鼓娘手。)

丑公子 (白) 随我来!

(卖艺人换花鼓娘手。)

丑公子 (白) 啊, 打花鼓的,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卖艺人学花鼓娘。)

卖艺人 (白) 我今年十八岁了。

丑公子 (白) 哦! 你今年十八岁了。好好, 你是哪里人?

(卖艺人学花鼓娘。)

卖艺人 (白) 我是凤阳人呀。

丑公子 (白) 打花鼓的, 你的手为什么这么粗啊?

(卖艺人学花鼓娘。)

卖艺人 (白) 啊相公, 我们在家里常常做事的。

丑公子 (白) 这也难怪。来, 你与我亲一个嘴!

卖艺人 (白) 唔!
(卖艺人挡。)

丑公子 (白) 啊! 讨厌的东西, 真真讨厌透了!

花鼓娘 (白) 大相公开的什么店?

卖艺人 (白) 什么开店, 这是春联对子。
丑公子 (白) 看你不出, 你还认识字么?
卖艺人 (白) 斗大的字, 我认得两个。
丑公子 (白) 你念念, 我听听。
卖艺人 (白) 哦, 我来念。这上联是“向阳门第龟晒壳”。
丑公子 (白) 你念错了。“向阳门第春常在”哟!
(丑公子亲花鼓娘。)

卖艺人 (白) 啊相公, 在门上, 不在我老婆嘴上。
丑公子 (白) 下联念来。
卖艺人 (白) “积善人家养甲鱼”。
丑公子 (白) 又念错了。“积善人家庆有馀”哟!
(丑公子欲亲花鼓娘。)

卖艺人 (白) 啊相公, 这个里头不要说鱼, 就是泥鳅也养不活。
丑公子 (白) 中门还有个字。
卖艺人 (白) 中门斗上的“胡”字。
丑公子 (白) 斗大的“福”字。
卖艺人 (白) “忽”字!
丑公子 (白) “福”字!
卖艺人 (白) “忽”字!
丑公子 (白) 把嘴张开我看。
(卖艺人张嘴。)

丑公子 (白) 好大的舌头。
卖艺人 (白) 什么话? 斗大的“福”字。
丑公子 (白) 你怎么说清了。
卖艺人 (白) 你骂我么!
丑公子 (白) 随我进来。
(丑公子进门。)

卖艺人 (白) 哎呀, 相公家里好高的门槛。跨不进去, 让我爬吧。这有一个名头: “乌龟门槛”。
(卖艺人进门。)

卖艺人 (白) 我进来啦。
花鼓娘 (白) 哎呀, 好高的门槛, 进不去呀, 我要回去了。
丑公子 (白) 不要紧, 待你大相公搀你一把。
卖艺人 (白) 不要不要, 家里有人在这块。
老婆呀, 我来搀你进来吧。
(花鼓娘进门。)

花鼓娘 (白) 相公你好啊, 相公你好啊, 好啊!
丑公子 (白) 我好啊, 好啊!
卖艺人 (白) 哇, 哇, 哇! 进来了, 什么“相公你好啊, 你好啊”! 相公也不生瘟病, 怎么不好啊?
花鼓娘 (白) 哎! 我们出门人, 要和气生财。
卖艺人 (白) 哦! 出门人和气生财? 莫怪我老不发财。喏, 我也来和气和气。
啊相公, 你好、你好、你发财啊?
丑公子 (白) 哎、哎、哎! 这作什么? 这作什么?
卖艺人 (白) 和气生财呀!
丑公子 (白) 哎! 她和气生财; 你这个样子来和气, 就要生灾了!
卖艺人 (白) 他孝娘不孝老子。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相公在哪块打?
丑公子 (白) 就在这里打。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好, 唱起来!
(花鼓娘、卖艺人同打锣鼓。)

花鼓娘 (唱) 紧打鼓、慢敲锣，
你老听我唱秧歌。
别的歌儿都不唱，
听我唱个凤阳歌。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肩背花鼓走四方。

丑公子 (白) 唱得好，唱得好！

卖艺人 (唱) 姐在房中笑呵呵，
一心要唱十八摸；
东一摸，西一摸，
一摸摸着个大家伙。

(白) 摸啊！

丑公子 (白) 什么东西！你坐我的椅子，椅子是木头做的，木能生火，你不怕烧了你的屁股？

卖艺人 (白) 相公怎么好坐的？

丑公子 (白) 你相公是水晶的屁股，不怕火的。

卖艺人 (白) 相公，唱的好不好？

丑公子 (白) 唱的好。

卖艺人 (白) 哦，唱的好？我们要讨赏的了。

卖艺人 (白) 哦！要讨赏？赏你五个字牌匾。

卖艺人 (白) 哪五个字牌匾？

丑公子 (白) “好也不见得”！

卖艺人 (白) 哎呀呵！这五个字？
老婆赏下来了。

花鼓娘 (白) 赏下什么？

卖艺人 (白) 赏下五个字来。

花鼓娘 (白) 哪五个字？

卖艺人 (白) “好也不见得”。

花鼓娘 (白) 这是他说的？你跟他说去，要听好的，在我肚子里。

卖艺人 (白) 我晓得了。
大相公在我老婆肚子里。

丑公子 (白) 再把你一个哇！你讲这话不要紧，险些三条人命。

卖艺人 (白) 什么“三条人命”？

丑公子 (白) 你想，你大相公在你老婆肚内，岂不闷死你大相公？胀死你老婆？气死你这臭乌龟？

花鼓娘 (白) 哪一个说相公在我肚子里？我说相公要听好曲子，在我肚子里。相公要在我肚子里，岂不是我儿子了！

丑公子 (白) 哎呀，我的娘啊！

卖艺人 (白) 还有你老子在这块呢！

丑公子 (白) 这个混账东西！你们会打“连厢”不会？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连厢”会打，此刻打不成了。

丑公子 (白) 怎么打不成？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没有帮腔的。

丑公子 (白) 先前什么人帮腔？

花鼓娘、
卖艺人 (同白) 我儿子帮腔。

丑公子 (白) 你儿子哪里去了?
 卖艺人 (白) 去年吃西瓜烫死了。
 丑公子 (白) 你大相公我来帮腔。
 卖艺人 (白) 这么说, 大相公当我的儿子?
 丑公子 (白) 什么话? 唱完了, 你还是你, 大相公还是大相公。我来施上一礼!
 丑公子 (白) 施礼为何?
 丑公子 (白) 我好比三个铜钱买条网巾——
 卖艺人 (白) 怎么讲?
 丑公子 (白) 要你们携带携带。
 卖艺人 (白) 我也来施上一礼!
 丑公子 (白) 施礼为何?
 卖艺人 (白) 我六个铜钱买张荷叶——
 丑公子 (白) 怎么讲?
 卖艺人 (白) 把你包起来玩。
 丑公子 (白) 哎! 包涵着玩。
 卖艺人 (白) 不错, 包涵着玩。
 丑公子 (白) 我们串起来!

(花鼓娘、卖艺人、丑公子同做身段, 同走三插花。)

花鼓娘 (鲜花调) 好一朵鲜——
 卖艺人 (鲜花调) 花。

(花鼓娘唱, 卖艺人帮腔。)

花鼓娘 (鲜花调) 好一朵鲜花,
 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
 我有心将花朵采,
 跌跪在那花枝下。
 我有心将花朵采,
 跌跪在那花枝下。
 好一朵牡丹花,
 好一朵牡丹花,
 满园的花香赛也赛不过它。
 我有心将花朵拾一枝带,
 恐怕有看花人儿骂。
 我有心将花朵拎一枝带,
 恐怕有看花人儿骂。
 八月里桂花——
 香,
 花鼓娘 (鲜花调) 九月里菊花黄,
 勾引张生跳过了粉墙。
 好一个崔莺莺,
 将门儿来关上。
 哀告小红娘,
 哀告小红娘,
 可怜张生跪至在门旁。
 你若是不开门来,
 跪到东方明亮。
 你若是不开门来,
 跪到东方明亮。
 哗啦啦把门开,
 哗啦啦把门开,
 开开门来不见张秀才。
 我只说是心腹上的人,
 谁知是那妖魔怪!
 我只说是心腹上的人,

谁知是那妖魔怪！
 谁叫你来瞧？
 谁叫你来瞧？
 瞧来瞧去老夫人知道了。
 俏郎君在尖刀上死，
 小妹妹悬梁儿吊。
 俏郎君在尖刀上死，
 小妹妹悬梁儿吊。
 我的好哥哥，
 我的好哥哥，
 哥哥的门前隔断一条河。
 上搭着独木桥，

(花鼓娘、丑公子、卖艺人同做身段。)

花鼓娘 (鲜花调) 叫小妹妹怎样儿过？
 上搭着独木桥，
 叫小妹妹怎样儿过？
 我也没奈何，
 我也没奈何，
 先脱花鞋后脱了裹脚布。
 这才是为心上的人，
 才把这河儿来过。
 这才是为心上的人，
 才把这河儿来过。
 雪花儿飘飘，
 雪花儿飘飘，
 飘来飘去三尺三寸高。
 飘下雪美人，
 落在了怀中搂抱。
 飘下雪美人，
 落在了怀中搂抱。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太阳一出雪美人化掉了。
 早知道露水情，
 不该在郎怀中抱，
 早知道露水情，
 不该在郎怀中抱。

(卖艺人换扇子。丑公子躺下，起来。)

丑公子 (白) 哎呀，唱的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唱的好啊，唱的好啊！

(丑公子打嘴巴。)

丑公子 (白) 哎呀，扇子哪里去了？又是这个东西拿去了，你真真讨厌！我的扇子，哪个叫你拿去？

卖艺人 (白) 我的小锣片，哪个叫你拿去。

丑公子 (白) 快些拿过来！

卖艺人 (白) 你也拿过来！

(丑公子将小锣片扔在地上。)

丑公子 (白) 给你！

卖艺人 (白) 也给你！

丑公子 (白) 讨厌的东西！

卖艺人 (白) 公子，唱的好不好？

丑公子 (白) 唱的好。

卖艺人 (白) 唱的好，我们要讨赏！

丑公子 (白) 就是你这个面孔来讨赏，一个钱都没有！叫那个标致面孔过来。

卖艺人 (白) 要钱，还要标致不标致？我今天偏要要，不给不成！

丑公子 (白) 哦，不给不成？来几个人，拿根棍儿把这臭乌龟赶了出去！

卖艺人 (白) 啊哈！这个厉害。

(卖艺人出门。)

卖艺人 (白) 老婆哦，我去要钱他不给叫你去呢。

花鼓娘 (白) 怎么说？待我去要。

(花鼓娘进门。)

花鼓娘 (白) 啊相公辛苦了！

丑公子 (白) 大家辛苦了。

花鼓娘 (白) 相公你坐下吧！

丑公子 (白) 唱的好。

花鼓娘 (白) 不好。

丑公子 (白) 那个打小锣的是你什么人？

花鼓娘 (白) 是我们当家的。

丑公子 (白) 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卖艺人 (白) 放你妈的屁！

丑公子 (白) 这两块钱是给你买裙子穿的，这个钱给你买几件衣服穿穿。

花鼓娘 (白) 多谢相公！下回还唱不唱呢？

丑公子 (白) 你唱的实在好，我们老太太喜欢听。你明日来，喏，在那间房子里唱，千万不要带他来，你一人来就是了。

卖艺人 (白) 快走快走！

花鼓娘 (白) 多谢相公！

丑公子 (白) 明天来啊！明天来啊！

(丑公子下。花鼓娘出门。)

卖艺人 (白) 走呀！

花鼓娘 (白) 走呀！

(花鼓娘、卖艺人同走圆场。)

卖艺人 (白) 出来做生意，你跟那个相公两个人这个、这个！

花鼓娘 (白) 什么“这个、这个”？

卖艺人 (白) 你跟他那个、那个！

花鼓娘 (白) 什么“那个、那个”？

卖艺人 (白) 什么“那个那个”？你跟他亲个嘴！

花鼓娘 (白) 我那个是碰上的。

卖艺人 (白) 你跟他碰上的？我跟你半辈子的夫妻，也没碰上一回。你们这种女人，是城隍庙的钟——三天不打就是喻。我要打你！我要打你！

(花鼓娘递银子，卖艺人接银子笑。)

卖艺人 (白) 刚要打下去，她的银子递过来。再打！再打！我还要打。

(花鼓娘递银子，卖艺人接。)

卖艺人 (白) 又是一包。老婆呀，我不打你了。

花鼓娘 (白) 哦，你不打了？我跟你半辈子，没得把我吃，把我穿，自己出来做做生意，你还要打、还要骂，这个生意，我不做啦。

(哭)

花鼓娘 (白) 我的天哪！

(花鼓娘坐地哭。)

卖艺人 (白) 啊哈哈！我不打她，她倒哭起来了。这种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还是打。

花鼓娘 (白) 老婆，我要打！

卖艺人 (白) 你打你打！

花鼓娘 (白) 老婆，我跪下来了。

(花鼓娘搀卖艺人。)

花鼓娘 (白) 汉子，回去吧！

(唱)

受尽风霜苦奔波，
只为饥寒没奈何。

(白)

咳，汉子呀！

 (唱) 同你转过街衢和你再唱歌。

卖艺人、
花鼓娘 (同白) 走啊!

(花鼓娘、卖艺人同下。)

(完)